

廣陵醫籍叢刊

內經原瘧論

黃帝問岐伯曰、夫瘧瘧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
岐伯對曰、夜發謂之瘧、晝發謂之瘧、瘧之始發、先起
於毫毛、伸欠、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內外皆熱、頭
痛如破、渴欲飲冷、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
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陽並於陰、則陰
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
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
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
熱、則喘而渴、故欲飲冷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

盛藏於肌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踈、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

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於風府
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
注於伏膂之脉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
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
臟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
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帝曰夫子言衛氣每
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
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柰何岐
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
邪中異所則不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

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

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痺瘧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爲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并於陰當

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陽虛則外
寒、陰盛則內寒、故寒慄鼓頷、外無氣、謂衛氣并於陰
而表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
則陰虛而陽實、故後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
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
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
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
大昌、此之謂也、此言病邪方盛、刺之必傷正氣、止刺
之、則正氣不傷、故曰事必大昌、夫瘧之未發也、陰未
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

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帝曰善攻之柰何、早晏
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
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
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
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
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
則熱而脉躁、在陰則寒而脉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
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帝曰時有間二日、
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
者、邪氣客於六腑、而有時與衛氣相失、不能相得故

休數日乃作也、榮衛之氣日行陽分二十五度、夜行陰分二十五度、一日一夜五十度、週於身、邪氣在分肉之間、與之相遇則病、邪氣客於六府、不得相遇、謂之相失、相失則休、故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者多汗、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

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燦、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
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
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陰先受
邪、故陰氣虛而先熱、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
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帝曰瘧瘧、何如岐
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
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
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
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
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燦脫肉、故命曰瘧瘧、帝曰善、復

言

痺瘧得名之故

於聖瘧論

瘧由風寒暑濕而起、夾痰夾滯而發、體有虛實、瘧有重輕、五臟六腑皆有瘧症、非獨少陽陽明二經受病、瘧無壞症、捨由治之不明、而成虛損、須明司天運氣、病在何臟何腑、用藥合症、隨手而愈、今人治瘧、不論何經受病、只知少陽陽明合病、槩用小柴胡、青皮、飲一見熱重、不審虛實、卽用石膏、知母、黃連、黃芩、不思下元虛者、而多瘧也、實熱體厚者、投之獲效、虛寒體弱者、悞服無救、凡瘧初病、宜止飲食、二三日、必須俟、

寒熱痰滯清楚方可進食如寒熱積滯未清食早反助瘧邪之勢多致纏綿不愈本原日虛而邪氣日盛皆由初病不忌飲食之故虛瘧久瘧因此而成矣醫者必須與病者說明與其病之纏綿不如瘧之速愈而且本原不傷正氣易復病者如不聽與醫者無過既成久瘧則不可禁其飲食惟葷腥麵食暫停清淡調理溫補和解正氣旺而邪自去矣余治瘧痢三十餘年未有一損者何也謹慎小心以人命爲重遵內經司天運氣辯明經絡臟腑細究病情見症施治百無一失今發明內經受病之由各錄主方照後見症

加減再無失悞神聖工巧存乎其人爾

瘧疾論脈

於聖著識

夫瘧脈弦、弦而數者多熱、弦而遲者多寒、弦而有力者屬實、弦而無力者屬虛、弦而滑大者上焦有痰滯、宜吐之、弦而遲者宜溫之、弦而數者宜清之、弦而浮者宜和表、弦而弱者真陰不足宜補下元、弦而小者氣分虛弱宜補中益氣固本和解、脈濡弱者屬脾虛、宜四君子、六君子調理脾胃、瘧脈寒則遲、伏熱則脈數、不可以寒熱來時論之、要在瘧未至時診之爲準、凡治瘧之大要、養正驅邪最爲上工、富貴高糧貧賤

藜藿治各不同宜細心參究施以對證對方之藥立見奇效如一大意所悞非細慎之慎之

瘧疾論治

於聖著識

凡治瘧症必須俟寒熱分清方可作瘧治之如寒熱未分切不可認爲瘧治如認瘧治反多纏綿瘧之初病先由太陽經受風寒暑濕而起陽明經夾痰夾滯而發傳入少陽而住則成瘧矣自古治瘧必用柴胡以引少陽之邪外出借其和解瘧邪初病頭痛發燒口渴週身痠痛病在太陽陽明而未入少陽宜清暑破瘧飲一服頭痛發燒全退矣不用二劑大便結者

下之、太陽邪解、陽明滯清、再無傳經、斷不致成瘧也。
嘉慶四年歲在己未七月望日古歙杏城王於聖識

瘡證目錄

內經原瘡論

自論瘡由

瘡疾論脈

瘡疾論治

治瘡方論

諸方論附方

清暑破瘡飲

和瘡飲

實瘡飲

虛瘡飲

久瘡飲

各臟腑瘡論附方

加減開邪散

治足太陽膀胱經瘡

加減平陽湯

治足陽明胃經之瘡

和瘡飲

治足少陽膽與三焦之瘡

加減溫脾祛瘡湯

治足太陰脾經之瘡

溫裏退邪湯

治足少陰腎經之瘡

加減補肝祛瘡湯

治足厥陰肝經之瘡

清肺和瘡湯

治手太陰肺經之瘡